

汉语集稿

(二)

陈亚川 著
郑懿德

-53

21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汉语集稿

(二)

陈亚川 著
郑懿德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集稿 (2) / 陈亚川, 郑懿德著.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ISBN 7-5619-0594-7

I. 汉…

II. ①陈… ②郑…

III. 汉语 - 研究 - 文集

IV. H1-53

责任印制: 孙 健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印 刷: 北京林业大学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2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9.25

字 数: 228 千字 印数: 1-1600 册

定 价: 20.00 元



著者简介

陈亚川,福建省厦门市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专门组。1961—1976年任教于厦门大学,曾任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主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委等职。1976年6月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任教,曾任《语言教学与研究》(学报)副主编、《学汉语》杂志主编、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后任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杂志社社长兼《语言教学与研究》和《世界汉语教学》主编、研究生导师、研究员,并为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副会长、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1988年11月作为中国对外汉语教师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出席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年会。1991年1月应邀赴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访问讲学。1994年3月应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两岸汉语语汇文字学术研讨会”。1996年2月作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访泰代表团成员,应邀访问泰国华侨崇圣大学等五所高等院校。1990年被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学报工作者。1993年获国务院“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和荣誉证书。著有《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合著,共五个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多音字汇览》(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汉语知识讲话》(合著,《学汉语》杂志1987—1991年已连载50期)、《汉语集稿》(合著,论文合集。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大陆版)等。所著论文《〈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载《中国语文》杂志1981年第2期)和《〈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载《中国语文》杂志1983年第6期),1987年获1978—1986年间“北京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著者简介

郑懿德,福建省福州市人(祖籍长乐县)。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语言专门组。1965—1977年任教于北京外国语专科学校。1978年1月调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任教,曾任留学生二系学术委员、教研室主任。1987年起任副教授,并担任研究生导师。1994年起任教授。1989年10月应邀出席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22届国际汉藏语言和语言学会议。1991年8月应聘赴美国文达大学任教。1991年11月、1992年11月先后两次应邀出席在华盛顿D.C.、芝加哥举行的美国中文教师学会学术年会,1994年12月应邀出席在台北市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语语文教学研讨会。1995年8月应聘赴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任教。1998年4月应邀赴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著有《中国现代语言学家》(合著,共五个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1985年出版)、《多音字汇览》(合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汉语语法难点释疑》(中美合作项目,华语教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现代汉语常用词语例解》(合著,北京语言学院印行,上册1982年,下册1986年)、《汉语集稿》(合著,论文合集。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大陆版)等。所著论文《福州方言单音动词重叠式》(载《中国语文》1983年第1期),1987年获1978—1986年间“北京市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

张 序

陈亚川先生老于文章,落笔超轶绝尘。正值其教学、科研、著述、办学报、从事国内外学术性活动等方面才干智慧都得到充分发挥,成绩斐然的丰收季节,遽尔辞世!噩耗传来,识与不识,无不同声惋惜。同行共事十又五年,谨志数语以表哀思。

亚川先生青年时期,业务定向为汉语史语音部分,基本上以从事这方面的教学及科研为主,兼学报编委。《汉语集稿》(1992)所收《〈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1981)、《〈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1986)、《反切比较法例说》(1986)、《上古声韵系统的建立与同源字的确定问题》(1980)诸篇均博得好评。本书所收《汉语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1993)论及闽语读音材料对匣母古音拟测的贡献,也很精辟。音韵方面修养如此深厚,所以《对于〈毛主席诗词没有不押韵的现象〉一文的商榷》(1978)落笔洒脱而贯通古今。

近20年来,主要工作转为办学报而且担子越来越重,兼硕士生导师。同时科研著述触及的方面拓宽,夫妻二人携手进入闽方言描写、对外汉语教学、现代汉语语法等领域。原在《汉语集稿》(1992)中运用语言理论分析处理方言与共同语、第二语言的教与学、汉语与外语对比的种种问题,写出了许多饶有新意的、有关学者尚未得暇考虑的精彩文章,例如讨论福州话的一批论文《福州话形容词的音变方式及其类型》(1990)等,再如,率先提出讨论《“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1991)等,又如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留学生汉语教学语法二题》(1983)等。这些文章均引起学术界注意。

本书所收上述花开数枝又创新意的论文有《繁简汉字文本转换初探》(1994)、《文字处理与语文规范》(1995)、《汉语教材连读变调处理刍议》(1989)、《语法研究座谈会纪要》(1991)、《注重语义讲求实用的语法新著——〈实用汉语参考语法〉读后》(1991)、《“除了……以外”用法研究》(1994)、《关于中国语文研究的宏观思考》(1993)、《汉语教学研究的趋向》(1991)、《“潜”字的方言本字考》(1997),井井有条、用例精当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凡例》、《郑子瑜及其〈中国修辞学史稿〉》及最新、最完备、也可以说是压卷的力作《观其大略,务于精纯》(1996)。

亚川先生不只学兼语言文字学、对外汉语教学、语文规范、语言学评论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密切结合当前社会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进行研究,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这是中国语言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如何迎接新世纪、新领域、新课题的有力举措。

30多年来亚川先生一直在办学报,主编多种中文核心期刊,把《语言教学与研究》季刊办得既有特色又有分量。本书所收他这方面三篇文章是他办刊的纲领。

郑懿德女士与亚川先生结为伉俪近30年。论文专著,各自独立撰写者固多,合作者亦复不少,亚川先生之遗愿今后必将由郑懿德女士使之实现。

是为序。

张 清 常
1996年12月中旬

李 序

陈亚川教授博学多才,他在汉语音韵、方言、应用语言学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敬业乐群,献身社会,饮誉海内外。伉俪合出文集,比翼双飞,实为语坛难得之佳话。今年8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期间,我曾与美国同行特别前往医院探望治疗中的陈亚川教授。讵料天不假年,遽尔星陨。我们在夏威夷及美国其他地区的中文同行莫不为汉语语言学界痛失一位卓有成就且英年有为的语言学家而无限惋惜。

1991年,陈亚川、郑懿德两位先生的第一本论文合集《汉语集稿》(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大陆版)付梓之前,我曾为此书作过一篇序文。五年后的今天,又看到了这一对中国语言学界知名学者夫妇的新作《汉语集稿》(二)。因着学海同道,也因着寄托对陈亚川教授的哀思及珍惜两夫妇学术成就,我愿再为这本书写一些文字。

《汉语集稿》精选的陈亚川、郑懿德两位先生的18篇论文,发表于1980—1990这十年间;《汉语集稿》(二)精选的23篇论文,绝大部分文章写于1991至1996年间。

据我所知,90年代以来,陈亚川教授主持筹建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杂志社并任社长,工作重点转移到杂志社及《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这方面来。近年又兼任《世界汉语教学》主编及《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与台湾合作项目)主编,身负重任;郑懿德教授则教泽广被,多年应聘在美国、泰国高等院校任教。五六年间,虽然公务繁忙,依然研究硕果累累。由于他们同毕业于具有方言与音韵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的厦门大学中文系,并且两人分别操厦门、福州两种母语,对致力于汉语语言学尤其是方言、音韵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此外,他们有三十多年在高等学校教中外学生学习汉语的丰富经验,加上陈亚川先生自1988年起任《语言教学与研究》主编以来,更是见多识广,使得《汉语集稿》(二)作为《汉语集稿》的续编,同样保持着他们自己的治学气质和特色。

陈亚川教授的研究以汉语语音为重点,兼及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语文建设和对外汉语教学等方面。他在汉语音韵研究方面,如《〈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运用反切用字比较法来研究历史音韵材料,方法严谨,结论科学、可信度高,给汉语语音史研究添砖加瓦;如《反切比较法例说》,对反切比较法进行理论总结,发凡起例,在治学方法上可为学习研究汉语音韵学者开启门径;如《上古声韵系统的建立与同源字的确定问题》,通过讨论同源字确定与古声韵的关系,提出对上古声母系统的见解。本集中《汉语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以方言比较研究推动共同语“的”字的研究和闽语读音材料对匣母古音拟测的贡献为例,说明方言研究、历史语言研究和共同语研究互相结合是汉语研究的一种传统、一种重要的途径和方法。《“潜”字的方言本字考》,以作者在方言、古汉语和共同语比较研究方面的扎实基础,对普通话口语读[p'u]阴平,表示“液体沸腾溢出”义的方言本字作了考证。两文都说明比较研究对解决汉语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并给整个汉语研究带来重大突破,具有重要意义。他

在《对于〈毛主席诗词没有不押韵的现象〉一文的几点商榷》一文中,以其深厚的音韵学知识根底,讨论了古诗词的韵律,内容写得也很精彩。《繁简汉字文本转换初探》、《文字处理与语文规范》、《汉语教材注音拼写法问题》数篇论文,重视语言应用,对指导社会用字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基础。《关于中国语文研究的宏观思考》、《汉语教学研究的趋向》、《观其大略,务于精纯》等文章,回顾了语文事业、语言科学的过去,展望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并对汉语教学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提出了看法。这些文章都反映了他对语言学领域的深度了解和学识修养。

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陈、郑二位教授善于运用描写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并讨论比较新颖的课题,如《福州话形容词重叠式的音变方式及其类型》,在考察处理复杂的音变现象中,探讨了相关的分析方法问题。这对汉语以及汉藏语系诸语言的音变现象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陈亚川教授的《闽南口音普通话说略》,率先在国内学术界提出研究方言口音普通话问题,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提出要扩大学生的听音范围,训练听带方言口音普通话的能力。他的《“地方普通话”的性质特征及其他》一文,已被陈建民、苏金智在《1991年社会语言学研究简述》(《语文建设》1992年第6期)中,当作代表性论文加以肯定。郑懿德教授在方言语法研究上得到中国语言学界泰斗朱德熙先生、李荣先生的耳提面命,其主要成果《福州方言单音动词重叠式》、《福州方言形容词重叠式》、《福州话形容词的音变方式及其类型》、《福州方言的“有”字句》、《福州方言“吼”的词性及其用法》和本集中的《福州方言的方位词》及其重头力作《福州方言时体系统概略》,不但填补了福州方言这些语法点研究的空白,而且对于认识汉语发展的历史,对于认识汉语的现状,都作出很具学术价值的贡献。

郑懿德教授从事对外国人汉语语法教学十数年,她在《对外汉语教学对语法研究的需求与推动》、《注重语义讲求实用的语法新著——〈实用汉语参考语法〉读后》、《外国留学生汉语专业高年级语法教学的实践与思考》这一组论文中,对对外汉语语法教学与研究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探讨,反映她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观点。她对外国人讲语法注重语义、注重语法的“组装规则”的教学观点,引起语法学界的注意:有的学者在谈到90年代语法研究的乐观前景时说“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有的学者说,对外汉语教学主要不是为了分析,而是为了组装。”(徐枢,1991年);“有的语法学者还用打比方的方法,阐明了在对汉族学生和对外国学生讲语法时在内容和讲法上的区别,比较早的提出了关于汉语组装语法的设想。郑懿德、陈亚川说:‘如果把对汉族学生讲语法比作是引导学生看盖好的一座楼(已经掌握这种语言)中哪是卧室哪是客厅的话,那么对外国人讲语法就好比是教他们如何用零件摆积木,用砖瓦盖房子。’”(赵金铭,1994年);张清常教授也认为“郑懿德先生对于语法描写与分析,既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又善于剖析入微,处理得当。”(1992年);他们的《汉语语法难点释疑》、《留学生汉语教学语法二题》、《时间副词“在”的使用条件》、《汉日名量词琐谈》及本集中的《“除了……以外”用法研究》、《表比较的‘有’字句》等,都是难得的关于个别词语用法研究的参考资料。这些文章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分析,与他们对理论方法的探索互为参证。《从历年试卷看听力口语课的教学及其测试问题》一文,看出作者“入而能出”,是讨论口语课教学改革比较早的一篇文章,曾获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科研奖。

一个人的一生要能做成一两件有口皆碑的事并非易事。陈亚川教授身任杂志社社长,为语言学杂志的编辑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1977年他就参与创办中国第一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专门性学术刊物《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任副主编,1988年起任主编,1990年被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学报工作者。本集收录的《〈语言教学与研究〉10年》、《努

力使刊物更具特色、更有分量——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 15 周年》、《特色与分量——〈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办刊追求》三篇,是他的办刊纲领。由于他主持该刊的特色与分量,使得该刊深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普遍欢迎,并于 1992 年被确认为中国中文核心期刊,1994 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语文报刊。

此外,陈亚川先生的《繁简汉字文本转换初探》和郑懿德先生的《外国留学生汉语专业高年级语法教学的实践与思考》,是他们先后应台湾学界邀请,出席台湾学术会议的论文。大陆语言学者出席台湾同行学术会议,这是语言学界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的突破。陈、郑两位教授,作为两次会议的学人中的一员,以及近年陈亚川教授出任《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与台湾合作项目)主编所做的大量工作,对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之功,是值得一提的。

陈亚川教授和他的夫人郑懿德教授是学界称羨的夫妻语言学家。《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辞典》(英文版,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等对陈亚川教授,《中国当代知名学者辞典》(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中国当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以及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中国 100 所高等学校中青年社科教授概览》等对郑懿德教授,均有专门条目作综合性评介。

陈亚川教授英年驾鹤,《汉语集稿》(二)终能结集出版是其海内外友好翘首垂盼之事。两集 41 篇论文,内容丰富多彩,学风严谨朴实;材料与方法、理论与实用结合得恰到好处,在在体现了现代语言学的精神。这是他们携手在语苑精勤劳作之华章。爰书所闻以为弁言。

李 英 哲

1996 年冬于夏威夷大学

前 言

《汉语集稿》(二)选录拙作二十三篇。这些文章大部分写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之间。全书内容大致有纯粹语言学的,包括文字、语法、方言、语音、修辞等方面的,通论性的,教学的,汉语研究的途径与方法方面的,以及编辑工作方面的等等。涉及面较宽,但基本上都是现代的。由于文章研究的路子与《汉语集稿》(论文合集。台湾文鹤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大陆版)大致一脉相承。总起来说,又都在汉语语言学的范围之内,故以《汉语集稿》(二)名之。

二十三篇文章中,除了《〈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凡例》外,都曾在期刊发表过或论文集收录过,分别登载在《中国语文》、《方言》、《语言教学与研究》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纪念文集等,现在在每篇篇末加以注明。二十三篇中十五篇为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的文章,其国际性学术会议五篇,国内学术会议十篇,也在篇首加题注说明。附注志此,谨向有关的杂志社和学术会议组织者敬致谢忱。

此次编印成书,基本上保留发表时的原貌,只因开本版面的变化或为求统一而作些版式上的调整。

文章的发表,旨在交流学术,寻求指教。作者学殖驳浅,见闻有限,文中错误疏漏之处定不在少,藉此结集出版之机,祈请各方家学者赐教。

感谢语言学前辈学者、汉语史专家、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张清常先生赐序奖掖。感谢夏威夷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李英哲教授惠序推荐。感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给予此书的出版资助,感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社长赵金铭教授、徐江博士对此书出版的支持和帮助,并感谢台湾、香港学界友人来电表示愿意资助本书出版的诚恳意向。感谢师友多年来的教益和鼓励。

作者 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

汉语集稿(二)

目 录

张清常序·····	(I)
李英哲序·····	(II)
前言·····	(V)
繁简汉字文本转换初探·····	陈亚川 (1)
文字处理与语文规范·····	陈亚川 (10)
语法研究座谈会纪要·····	陈亚川 (13)
“除了……以外”用法研究·····	郑懿德 陈亚川 (22)
表比较的“有”字句·····	郑懿德 (27)
福州方言时体系统概略·····	郑懿德 (33)
福州方言的方位词·····	郑懿德 (45)
“潜”字的方言本字考·····	陈亚川 (50)
《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凡例·····	陈亚川 (52)
汉语教材注音拼写法问题·····	陈亚川 (59)
对于《毛主席诗词没有不押韵的现象》一文的几点商榷·····	陈亚川 (64)
郑子瑜及其《中国修辞学史稿》·····	陈亚川 (66)
关于中国语文研究的宏观思考·····	陈亚川 (70)
汉语教学研究的趋向·····	陈亚川 (74)
对外汉语教学对语法研究的需求与推动·····	郑懿德 (79)
注重语义讲求实用的语法新著——《实用汉语参考语法》读后·····	郑懿德 陈亚川 (85)
外国留学生汉语专业高年级语法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郑懿德 (90)
从历年试卷看听力口语课的教学及其测试问题·····	郑懿德 (101)
汉语研究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方法·····	陈亚川 (110)
观其大略,务于精纯——略谈汉语教学的学术研究与交流·····	陈亚川 (115)
《语言教学与研究》10年——在纪念创刊10周年座谈会上的汇报·····	陈亚川 (123)
努力使刊物更具特色、更有分量——纪念《语言教学与研究》创刊15周年·····	陈亚川 (127)
特色与分量——《语言教学与研究》的办刊追求·····	陈亚川 (132)
后记·····	(133)

繁简汉字文本转换初探*

陈亚川

提要 在海峡两岸以及其他华人华语社区各自维持汉字使用现状的情况下,繁简并存是一个客观现实,繁简汉字文本的转换(转写、转排以及计算机自动转换)是社会语文应用的实际需要。近年来,因不能正确进行繁简汉字的转换而造成的汉字使用混乱的问题,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大陆学者呼吁有关部门组织调查研究,采取措施加以治理。香港人士针对能够精通繁体字、简体字这两种书写形式并熟练、正确进行繁简互译的人才匮乏的现状,认为“两字人才”的培养刻不容缓。

指导社会用字和培养熟练人才,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搜集、分析由人工/计算机排版的从繁至简/从简至繁形成的两个方向四种文本数据资料,有可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暴露繁简汉字文本转换中的各种问题,为更加系统地揭示繁简汉字的对应规律,寻求避免转换差错的办法,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本文主要利用由人工拣字从简体字排成繁体字的20余万字文本资料,着重探讨普通语文应用文本和学术著作文本的转换问题。

本文根据初步研究的结果,提出继续整理汉字与进一步弄清繁简字与异体字关系的建议。认为,异体字(如占/佔)和带有异体字性质的繁简字(如双/雙),在繁体字文本的汉字系统中,本已占有一席之地,在由简至繁的文本转换中,至少应该允许可转可不转。这类性质的简化字和异体字中被选用的正体字,如能在没有使用简化字的地区被接受为通用字体,将大大缩小两种文本差异,减少转换麻烦,为各社区的汉字应用提供方便。

一 引言:论题及研究内容和方法

1.1 在海峡两岸以及其他华人华语社区各自维持汉字使用现状的情况下,繁简并存是一个客观现实,繁简汉字文本的转换(转写、转排以及计算机自动转换)是社会语文应用的实际需要。

近年来,在汉字使用的混乱现象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不能正确进行繁简汉字的转换,造成许多错误,出现不少笑话。例如,在某些用繁体字书写、排印的文字材料、出版物上,“发生”转写成“髮生”,“发廊”转写成“發廊”,“干净”转写成“幹净”;“国文系”的“系”写成“係”,《皇后泪》的“后”写为“後”,“彩电”的“彩”写为“綵”,“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斗”写成“鬥”;山西太原的别称,古“并州”的“并”(Bing)转排为“並”,“子曰诗云”的“云”转排成“雲”,《抱朴子》的“朴”转排成“樸”,“當宁”(指皇帝)的“宁”(zhū)转排成“寧”;甚至把彭冲印成彭衝,谷牧印成穀牧^①。

这类情况已引起人们的关注。吕叔湘先生专门著文举例,提醒注意繁简字体的纠纷^②。在一次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座谈语言文字工作的

* 本文曾在“两岸汉语语汇文字学术研讨会”(1994年3月,台北)上宣读。

会议上,就有专家学者建议国家语委组织调查研究,提出治理这种混乱现象的办法^③。香港人士庄泽义先生也写文章谈到,内地剧团赴港演出,字幕上把“鍾馗”错写为“鐘馗”、“范蠡”错写为“範蠡”、“林冲”错写为“林衝”;《人民日报》海外版把“布政司”改为“佈政司”,并出现像“慾賞銀裝素裹的冰城風光,請參加哈爾濱冰雪節”这种“欲”“慾”不分的广告文字。他因此指出:“不管是对汉字简化持赞成意见的人,抑或是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未曾留意到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域内,有一个即将爆发的小小危机,那就是在推行汉字简化三十五年之后的今天,内地能够精通繁体字、简体字这两种书写形式,并且能够熟练、正确地进行繁简互译的人才(以下简称‘两字人才’)正濒临断代。”^④香港《语文建设通讯》杂志在刊出庄文时加了编者按:“香港也有‘两字’人才匮乏问题,因此本刊现已采取‘一刊两字’,以避免无谓的校对人力消耗。同时本刊对个别词也进行‘合理简化’,如用‘台灣’不用‘臺灣’,用‘联系’,不用‘聯繫’等。”^⑤台湾的情况不太了解,据报道:“1985年,台湾‘行政院秘书处’颁布《文字处理档案管理手册》在《附录二:法律统一用字表》中规定‘公布’、‘分布’、‘颁布’各词中,一律用‘布’而不再用‘佈’;‘部分’、‘身分’词中一律用‘分’而不再用‘份’;‘占’、‘占有’、‘独占’各词一律用‘占’而不用‘佔’。”^⑥这里实际上也涉及繁简字体转换或异体字的整理问题。

由此可见,繁简汉字文本的转换问题在使用汉语汉字的社会中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急待解决的问题。问题的发生与语言文字的应用实践、科学研究、标准规范和语文教育诸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各方面入手,密切配合。

1.2 如何研究繁简汉字文本的转换问题,除了随时留心调查出版物、社会用字情况之外,从科学研究的要求考虑,应该着重考察由人工/计算机排版的从繁到简/从简到繁形成的两个方向四种文本的数据资料,即:文本一,由人工拣字从简体字排成繁体字;文本二,由人工拣字从繁体字排成简体字;文本三,由计算机自动从简体字转换为繁体字;文本四,由计算机自动从繁体字转换为简体字。搜集、分析相当数量的四种文本的比较原始的数据资料(如未加人工干预的计算机自动转换文本资料),有可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比较全面地暴露繁简汉字文本转换中的各种问题,为更加系统地揭示繁简汉字的对应规律,寻求避免转换差错的办法,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

本文利用的是属于文本一的数据资料。具体说,考察分析的材料是:一个20余万字的简体字文本,交北京某老牌印刷厂用人工拣字排成繁体字文本,并经该厂有经验的校对员校对,但尚未经语言文字专业人员作最后审订。限于时间和条件,本文只能根据这个材料讨论问题,至于扩大数据资料及利用其他三种文本的问题,只好俟之来日,更希望有条件的同好把这项研究推向深入。

1.3 一般人所谓繁简汉字的转换,实际上包含了两类不同性质的汉字转换:一类是繁简字关系,如“车”与“車”的关系;一类是异体字关系,如香港报刊讨论过的“珠江夜游”/“珠江夜遊”中的“游”与“遊”的关系。前者见诸《简化字总表》^⑦,后者见诸《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⑧(以下简称《异体字整理表》)。仅以一般现代汉语字/词典为工具书的人,很难分清这两种类型的汉字关系。有些字,即使有《简化字总表》和《异体字整理表》作根据,也不一定就能断定是哪种关系。例如《简化字总表》有庄[莊]和板[闆],表示这两对汉字是繁简字关系,可是在《国语辞典》^⑨中,“庄”是作为“莊”的异体重文,“老闆”注同“老板”,也是异体关系。又如,布[佈]、占[佔]均见诸《异体字整理表》,表示这两组字是异体字关系,但从笔画多寡看,其差异就在繁与简。正因为如此,本文题目以繁简赅异体,讨论的内容也是包括繁简字和异体字,必要时再分

开说明。

下面拟从普通语文应用和学术文献的特殊要求两个层面介绍分析所见繁简汉字文本转换中的各类问题。

二 普通语文应用文本的转换问题

2.1 不该转换而转换为繁体字

(1)神采奕奕→*神採奕奕:《异体字整理表》cai音下有采[采採],表示“采”为被选用的正体字,后边括号内为停止使用的被淘汰的异体字。由简至繁的文本转换不能一概写为繁体,因为这组异体字之间实际上有以下几种形音义的对应关系:采₁[採]cǎi,如“采用”;采₂cǎi(不能写异体字),如“神采”;采₃(同“彩”)cǎi,如“喝采/喝彩”;采₄[采]cài,如“采邑”、“采地”。

(2)划龙舟→*劃龍舟:《简化字总表》虽标明划[劃]是繁简字关系,但二者也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在huá这个读音下,表示拨水前进或合算等义项的“划船”、“划算”等都不能简单类推转换为繁体字。

(3)台山→*臺山:台[臺]是《简化字总表》标明的繁简字关系,但“台山”作为广东省的地名用字,不能转换为繁体。

(4)体系、系统、系列、科系、音系→*體系、*係统、*係列、*科係、*音係:“系”在《简化字总表》中,作为[係][繫]二字的简化字,加上它本来的用法,构成的词语很多,对应关系复杂,一概类推的结果是出现许多不该转换而转换的字,其中尤以科系的“系”误转为“係”为甚。

(5)雅致→*雅緻:致[緻]是《简化字总表》中的繁简字,表示精密、精细义的“精致”、“细致”都可以转换为繁体,但“致”本来就有的表示情趣义的“雅致”、“别致”等不应跟着转换。如谓貌美的“标致”,则既可写为“標致”,也可写为“標緻”。这两类词语差异比较细微,需要仔细辨别才能正确把握。

(6)制定、制度、限制→*製定、*製度、*限制:制[製]虽然是《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繁简字,但繁体字只适用于个别意义(表示制造的意思),表示拟订、规定、限定、管束以及制度等义项的只能写作“制”,不能转为“製”。

2.2 该转换为甲而转换成乙

(7)并合、合并、归并、省并、并吞、并入→*並合、*合並、*歸並、*省並、*並吞、*並入:在《异体字整理表》中,并[併並竝]是一对多的异体字关系,在把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排校人员见到“并”字一般都转换为常见的笔画较多的“並”字。其实这四个异体字并非无条件相通。一般情况下,表示合在一起意义的“并”与“併”通用,如上述词语习惯上可以写成并合/併合、合并/合併、歸并/歸併、省并/省併、并吞/併吞、并入/併入;表示并排、并存意义及用作副词、连词,“并”与“並”通用。至于更为复杂的用法,如“兼并”好像习惯上不必转换为“兼併”,也得加以留心。

(8)剪发,头发→*剪發、*頭髮:《简化字总表》规定“发”作为[發][髮]的简体字。虽然是一对二的关系,但读阴平调表示动词性意义的转换为“發”,读去声调表示名词性毛发义的转换为“髮”,应该不难分辨。可是,数据资料表明还是容易出错。

(9)复杂、复合(词)→*複雜、*復合(詞):《简化字总表》规定“复”作为[復][複]的简体字。在“复杂”“复合”这类词语中,“复”字表示繁复的意思,应转换为“複”字。“复”字转换为繁体字时,有一个词要特别留心:“复姓”,指不止一个字之姓者,应转换为“複姓”;指改姓者回复

其本宗之姓的,应转换为“復姓”。

2.3 可转可不转的繁简/异体字

有些字的不同写法不是或不单纯是繁简字的关系,从多少带有异体字的性质这个立场来处理,转与不转应该没有强制性。例如:

(10)老板→老板/𡵓:《简化字总表》板[𡵓]列为繁简字关系。但《国语辞典》把老板/老𡵓作为异形词,而且是在“老板”词条下详细释义(注“称商店主人”),在“老𡵓”词条下只注“同老板”。《现代汉语词典》^⑦也把“老𡵓”作为异体加括号附列在正体“老板”之后。因此,简体字文本中的“老板”,不一定要转换成“老𡵓”。按理说,不应为了解决老板/老𡵓这个异形词问题而把板[𡵓]当繁简字处理,如果要为“𡵓”字作简化,倒是可以依偏旁类推为“𡵓”。当然这是题外话。

(11)背背包→背/揹包:《异体字整理表》背[揹]作异体字处理。其适用范围应该是读阴平调表示负荷、负担意义的动词或动词性语素。加上提手旁虽然有助于更形象地表达字义,但在由简到繁的文本转换中,在转与不转不带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当以简省为原则,况且早在《国语辞典》里,就只有“背”的写法,不附“揹”作异体。

(12)布告、公布、颁布、分布、散布→布/佈告、公布/佈、頒布/佈、分布/佈、散布/佈:《异体字整理表》列有布[佈],表明两种写法是异体字关系,《国语辞典》的词形写法和说明也可证实,在由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上述词语中的“布”转不转成“佈”都完全可以。鉴于海峡两岸一方以“布”为正体,一方也规定一律用“布”不再用“佈”,当以节省原则免于转换较为明智。问题是有些词语是不是有习惯上比较固定的写法,值得注意。例如,《国语辞典》上,“佈道、佈防”与“布政、布施、布局、布置、布阵”等词目,都没有以任何形式注明“布”“佈”可以互换。

(13)喝彩、彩色→喝彩/采、彩/采色:查《简化字总表》和《异体字整理表》,“彩”与“采”之间不存在繁简或异体关系。可是,如果以《国语辞典》(1947年)和《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作为繁简字文本依据的工具书,则并非没有纠葛。《国语辞典》写为“喝采”,《现代汉语词典》写成“喝彩”;《国语辞典》有“采色/彩色”两种写法,《现代汉语词典》只写为“彩色”。繁体字文本用笔画省的字,简体字文本用笔画多的字,这种现象和用例实为罕见。

(14)采集→采/採集:《异体字整理表》采[採]列为异体字关系,在其适用范围内,“采集”不必转换为“採集”,《国语辞典》同时收录两种写法可作参证。

(15)担当、扁担、担子→擔/担當、扁擔/担、擔/担子:依《简化字总表》确定的繁简字关系,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担”当一律写为“擔”。但《国语辞典》在以“擔”为习见之通行字体之后,附上“担”作为异体重文。因此,如有不知转换者,倒可从中找到一种说法。

(16)胆战→膽/胆戰:情况如同上例,《简化字总表》胆[膽]是繁简关系,《国语辞典》膽(胆)是通行体与异体的关系,转或不转不能视为简单的正误问题。

(17)了解、了然→了/瞭解、了/瞭然:了[瞭]是《简化字总表》中的繁简字,在1986年新版中加注:“瞭:读 liǎo(瞭解)时,仍简作了,读 liào(瞭望)时作瞭,不简作了。”据此,似乎凡是遇到表示明白、懂得意义的“了”,繁体字文本均应转换为“瞭”。但是,在《国语辞典》里,“了解”、“了然”、“一目了然”都作为词的通行体写法(当然也有“瞭然”、“瞭解”的写法),在繁体字文本中写作“了”也许更为正宗。这也是一个把异形词当作繁简字处理的例子。

(18)凭信→憑/凭信:凭[憑]是《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繁简字。《国语辞典》收有“凭”字,注“同憑”。既可通用,繁体字文本转不转换,也不算是与非的问题。

(19)扑克→撲/扑克:按通则,《简化字总表》收录的繁简字应该随文本的不同进行转换,但《国语辞典》“扑”注“同‘撲’”,不转亦不为过。

(20)朴素→樸/朴素:朴[樸]是《简化字总表》里的繁简字,但《国语辞典》“朴”注“与‘樸’通”,繁体字文本樸/朴并用应该允许。

(21)取舍→取舍/捨:舍[捨]是《简化字总表》里的繁简字。但《国语辞典》“舍”注“同‘捨’”;又有词条“取舍”注“谓用与不用”,“取捨”注“犹取舍”。可见哪个更为习见通行,难分伯仲。

(22)群集→群/羣集:《异体字整理表》以“群”为规范标准字体,以“羣”为被淘汰的异体;《国语辞典》正相反,以“羣”为习见通行字体,附以“群”为异体重文。繁体字文本当可自由选择。

(23)双生→双/雙/雙生:《简化字总表》以双[雙]为繁简字;《国语辞典》以“雙”为习见通行体,附(双,雙)为异体重文;《现代汉语词典》以“双”为通行标准字体,附(雙,雙)为异体字(包括繁体)。依此,简体字文本只能用“双”,繁体字文本应该可以包容三种写法。台湾有部电视连续剧,片头就写为《雙面佳人》。

(24)台湾→台/臺灣:台[臺]本来是见于《简化字总表》的繁简字,繁体字文本理应由简到繁转换。可是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的用字,已“合理简化”为用“台灣”不用“臺灣”。台湾地区的用法似乎也在发生变化。例如,台湾学生书局印行的“现代语言学论丛”中有两本郑良伟先生的学术著作:一本书名《台湾福建话的语音结构及标音法》,“台湾”的台写为简体;一本书名叫《台语与国语语音对应规律的研究》,“台语”的台写为繁体。而且“台湾学生书局印行”中的“台”,印在封面上的写简体,印在扉页上的写繁体。如此看来,繁简两种写法应该都可以接受。

(25)涂改→涂/塗改:涂[塗]《简化字总表》虽作繁简字处理,但是《国语辞典》涂、塗均列为单字头,且注明涂字“与塗通”。繁体字文本亦可不排除“涂”的写法。

(26)有无→有無/无:《简化字总表》无[無]收作繁简字。《国语辞典》“无”单列字头,注为“古‘無’字”。既是古今字,出现于繁体字文本该无伤大雅。

(27)游览、游玩;游戏、游牧;游击、游艺→遊覽、遊玩;遊/遊戲、游/遊牧;游擊、游藝:《异体字整理表》收录游[遊],作为异体关系,由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本可自由选用,其实不那么简单。首先,表示游水、江河的上下游、姓氏这些意义的只有“游”的写法。其次,表示行走、闲逛、交游、经常移动等意义的,虽说原则上可以通用,但习惯上还有没有分别,值得研究。比如说,游览、游玩,习惯用“遊”字;游击、游艺,习惯用“游”字;游牧亦作遊牧,游戏亦作游戏。

(28)余地、其余→餘/余地、其餘/余:《简化字总表》收作繁简字的余[餘],也是古今字。《国语辞典》在“余”字下注:“同‘餘’,如‘凡其余,聚以待頒賜’,見周禮。”《简化字总表》注“在余和餘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餘。如文言句‘餘年无多’。”简体字文本必要时用“餘”,繁体字文本允许“余/餘”同用,可见二者有时并不泾渭分明。当然,“餘年无多”与“余年无多”是迥然有别的。

(29)于是、于今;关于、对于;至于、在于、属于→於是、於今;關於、對於;至於、在於、屬於:于[於]是见于《异体字整理表》的异体字,按说在这些词例中,不论是作为虚词语素(如介词关于、对于,连词于是)或者是作为谓词性语缀(如在于、至于、属于),“于/於”应该可以通用。不过习惯上繁体字文本一般多写为“於”。至于姓“于”与姓“於”之有别,“凤凰于飞”与“之子于

归”中的“于”不能转换为“於”，都不在异体字适用范围之内。

(30)占有、占据→占/佔有、占/佔據：《异体字整理表》标明占[佔]是异体关系。读去声调表示据有意义的“占”转换成繁体字文本时写“占/佔”都不算错。鉴于海峡两岸，一方已确定“占”为标准字体，另一方也规定一律“用占而不用佔”，当然以不必转换为宜。至于读阴平调表示占拜、占卜义的“占”与表示佔视(同覘)义的“佔”，都不在异体字适用范围之内，不能互相转换。

(31)庄户、庄园→庄/莊户、庄/莊園：《简化字总表》庄[莊]作为繁简处理。依此，繁体字文本当把词例中的“庄”转换为“莊”。但庄[莊]实际上本来就是异体字关系，如《国语辞典》字头就写为“莊(庄)”，按该书体例表示“莊”是通行习见之字体，“庄”是异体重文。因此“庄/莊”在繁体字文本中应该是允许通用的，尽管习惯写法以“莊”为主。

(32)几只→幾隻/只：《简化字总表》中的这对繁简字，《国语辞典》也已经收录——“只”不单列字头，而且注明是“‘隻’之简写”。在繁简并存情况下，做量词用的“只”，转不转写为“隻”，应该可以灵活。

2.4 该转换为繁体字而未转换

在所见由简体字转换为繁体字文本的问题中，该转而未转的数量最大，这种情况犹如秋风扫落叶，很难收拾干净。这里只简单列举数例，以见一斑，也不作详细分析。例如：

干巴→乾巴	干脆→乾脆	干燥→乾燥	干焦→乾焦
干净→乾淨	饼干→餅乾	晒干→曬乾	干活→幹活
干练→幹練	干事→幹事	前后→前後	蜡烛→蠟燭
屋里→屋裏	窗帘→窗簾	开辟→開闢	寝室→寢室
什么→甚麼	台风→颱風	咸菜→鹹菜	象样→像樣
呼吁→呼籲	愿望→願望	特征→特徵	标志→標誌
杂志→雜誌	制造→製造	制图→製圖	制版→製版
准备→準備	标准→標準		

据说有的计算机汉字繁简字体文本自动转换处理系统也常有该转换为繁体字而未转换的情况。究其原因，跟软件设计者不熟悉繁体字系统很有关系。像“里外”的“里”这样的常用字，就没有转换为“裏”或“裡”。

三 学术著作文本的转换问题

3.0 所谓学术著作文本，主要是指与使用古代汉语文献资料有关的学科的著作文本，例如有关传统语言文字之学的文字、音韵、训诂等著作，历史学著作，古典文学著作，等等。这些研究领域涉及的语言文字资料，不是当代的一个横断面，而是历史的沉积物。在著作者、出版者引用或排校文献资料时，如果在繁简汉字文本的转换中出现问题，有可能失去资料的科学价值，甚至造成“差以毫厘，失之千里”的严重后果。普通语文应用文本的误用，有时还比较容易发现纠正；学术著作文本的差错，一旦以讹传讹，就会掩盖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了说明学术著作文本的转换问题，下面除了继续引用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的数据资料之外，特别讨论一个由繁体字文本转换为简体字文本发生问题的典型事例。

3.1 由繁至简文本转换时不该简而简

(33)於→*于：新加坡学者、中国修辞学史专家郑子瑜先生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于1984